

未能如格所愿给其加入同盟的“路线图”。在对欧洲感到失望的同时，与俄罗斯经贸关系的恢复促进了格鲁吉亚农业的发展，从普通民众到政府高层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态度因此逐渐发生了改变。民调显示，格鲁吉亚普通民众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好感度持续上升，政府则逐步校正“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注重务实。一方面明确声明欧亚经济联盟政治色彩浓厚，格鲁吉亚绝不会加入，而与欧洲的一体化依然是国家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另一方面也表示愿意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并呼吁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充分利用其过境运输潜力。

综上所述，格鲁吉亚虽非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但其过境运输国地位和过境运输潜力可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框架内国际运输走廊的延伸，在打造连接欧亚的枢纽、实现互联互通上发挥重要作用，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国际交通运输大通道。从目前趋势来看，作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的外围国家，格鲁吉亚将会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发展战略对接带来的契机发挥本国的过境运输优势，间接参与对接框架内的项目建设，以此提升本国经济发展水平，解决国内的经济、政治问题。尽管格鲁吉亚当局非常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参与愿望十分迫切，努力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建设打造优良的环境，但是潜在的社会政治风险和周边安全风险仍不容忽视，中国在与格鲁吉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同时应该对此有充分认识，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以便在发生不利情况时能迅速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

● “一带一盟”对接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

孙 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2015 年 5 月，中俄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明确强调要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开展合作。随后的 12 月总理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将上海合作组织定位为“一带一盟”对接最有效的平台，并同意继续深化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调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为新时代两国战略倡议实施的重要平台，即将成长为服务于成员国战略需求、

功能齐备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一) 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定位、新功能和新模式

1. “一带一盟”的对接更新上合组织的地缘和功能定位

从地缘上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上合组织影响力的扩大,上合组织的能量辐射到大中亚和南亚地区。2015年7月10日,上合组织在乌法峰会上启动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上合组织扩员将扩大该组织的影响力,实现中亚和南亚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一带一盟”的对接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和政治经济支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支持下,上合组织将被打造成联通中亚与南亚的桥梁和纽带。独联体国家、中亚国家同南亚国家将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的务实合作。从功能上看,上合组织以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为优先发展方向。但由于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理念,强调成员国之间的平等互信、相互尊重,这样就使得上合组织多边安全合作落实在边界安全、反恐等议题上,难以进行丰富的拓展。在经济上,上合组织尽管有多个经济对话机制和论坛,但务实合作并未得到足够深化和扩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交通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以贸易和投资为主旨跟进,必将极大地促成上合组织经济功能的发挥,促成上合组织框架内成员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同时,上合组织的反恐安全合作也将随着“一带一盟”的对接得以推动和深化。

2. “一带一盟”的对接有助于上合组织效率的提升,完善上合组织合作机制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基于内外经济统筹考虑,实现互联互通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①。“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整合中国与欧亚地区沿线国家的经济资源,建立一个互联互通的大市场。欧亚经济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所涵盖的政治地理区域仅是“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区域之一。“一带一盟”的对接势必推动两个组织的密切互动,促进上合组织安全和经济合作功能的发挥,促成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互联互通。中国将在联通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之间发挥更大作用。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国在独联体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积极作为将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影响力和辐射力,促成上合组织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①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

3. “一带一盟”对接将促进新型合作模式的形成

以上合组织为载体的新型合作模式将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制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体化发展。上合组织是中国实践国际制度战略的试验田，也是与俄罗斯合作的重要平台。上合组织将联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能源等方面务实合作的稳步推进。以中国驱动、中俄领导的上合组织平台下的“一带一盟”对接将促成新型多边合作模式的形成，一方面冲击了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其他地区的稳步推进提供发展路径和合作范本。

(二) 上合组织未来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盟”对接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中俄两国政府高层对上合组织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一体化建设方面寄予厚望。上合组织在“一带一盟”对接的驱动下将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充满挑战，也影响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和发展路径。

1. 组织转型带来的挑战

“一带一盟”对接将促使上海合作组织从半封闭型向开放型的国际组织转变，“问题领域”的转变和政治区域定位的扩大将影响中亚国家的积极性。过去的上合组织围绕着中俄维护中亚地区安全的角色定位，中亚地区是上合组织服务的中心地带。上合组织首先是解决中亚问题的舞台。“一带一盟”的对接和上合组织的扩员可能将上合组织的服务范围扩大到独联体地区和南亚地区，这等于将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务实合作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对组织的稳定性提出挑战。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个问题即与“一带一盟”对接有关。中俄具体合作上的细节问题将可能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实践。尽管俄罗斯积极同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但落实到项目合作细节上就存在问题。中亚国家敏锐观察到这一差异。基于这种认知传统，“一带一盟”的对接在中亚国家看来并不意味着“改变”，中亚国家积极性并不高。这种印象的形成很容易使中亚国家将上合组织和中俄两成员国视为中亚国家的“他者”，即希求主导中亚事务的外部力量。上合组织需要克服“问题领域”泛化、经济合作制度化以及政治地理区域再定位不清晰的问题，集中力量在中亚完成几个务实的合作项目，将能源合作、交通通道和基础设施等建设落实在项目中，顺利实现上合组织从半封闭型中亚地区合作组织向连接独联体国家、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开放型组织转变。另一个问题则与上合组织的扩员有关。从现实主义理论来看，印度加入上合

组织有助于俄罗斯降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巴基斯坦的进入则形成了新的制衡体系，这将使得上合组织逐渐演化为三个集团：俄—印集团、中—巴集团和中亚成员国集团。这显然不利于上合组织的良好发展。尽管有学者论述上合组织扩员的挑战大于机遇，但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上合组织扩员难以避免^①。随着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加快，如果上合组织处理的“问题领域”扩展而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这将会对成员国的集体认同和参与组织事务的积极性产生影响，更可能会破坏上合组织发展的良性进程。因此，无论是“一带一盟”对接还是上合组织的扩员，上合组织的主要目标都是巩固组织的主要功能，同时增强这一组织在解决传统、非传统地区与全球发展问题方面的影响力和潜力^②。

2. 合作的交易成本问题

中俄两国虽然不是盟友关系，但已达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最高水平。对中俄两国而言，应对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挑战，维护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是“一带一盟”对接的前提。但这一对接的实现需要做更多的务实性工作，尤其要与中亚国家协调一致。上合组织开展区域合作的基本原则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其决策模式符合“协商一致”原则。这些原则作为防御性机制，旨在减少强加他国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体现中亚成员国的利益^③。“一带一盟”对接首先需要与中亚各国进行坦诚的双边性会晤，解决对接中的原则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与中亚国家进行务实的多边合作。例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了很好的项目，支持中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成交通（管道、铁路和高铁）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合作以及政策互惠等内容，这些经济合作是中亚迫切需要的。但由于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的不同，中亚成员国很容易将中亚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视为中国从中亚攫取能源、倾销商品，冲击

^①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可能性与限度》，《国际观察》2011年第3期；曾向红、李廷康：《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学理和政治分析》，《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陈小鼎、王亚琪：《东盟扩员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启示与借鉴——兼论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前景》，《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

^② A. 阿姆列巴耶夫：《上海合作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前景》，《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6期。

^③ Timur Dadabaev,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eg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Asia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 Vol. 23, No. 85, p. 107.

成员国地方市场的行为，结果只能造成中亚地区经济再度边缘化^①。这就需要中俄两国做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在确保两国共识前提下与中亚各国达成一致意见，以保证功能性合作的顺利进行。这种合作模式的交易成本较高，各成员国都需要克服大量的沟通障碍，处理利益分歧，回应错误知觉。如果能够在上合组织平台上基于六国就务实合作内容发展出新型合作模式，在尊重中亚成员国发展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制度创新，就一揽子合作进行高效决策，或是制定合作的早期收获计划，就能保证“一带一盟”对接的顺利开展。

3. 组织的相互竞争问题

欧亚经济联盟是普京总统上任后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成果。尽管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联系较为松散，但作为较为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已成气候，并与上合组织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在西方制裁的打击下，俄罗斯希望设计以欧亚一体化、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架构，替代西方国家提供的治理理念和制度性公共产品。这与中国和欧亚地区的未来合作期待不谋而合。尽管中俄两国存在战略一致性，但组织之间的竞争关系并未消除。上合组织若要发展壮大，必将全面发挥经济合作功能，必将与欧亚经济联盟形成竞争。俄罗斯一开始就将上合组织设定为政治和安全组织，而不是中国所希望的关税减让、金融合作与安全合作同等重要的一体化组织。比较而言，俄罗斯将欧亚经济联盟定位为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接纳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成员国，其目标是推动独联体经济一体化，恢复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②。“一带一盟”的对接实质上是战略倡议和国际组织的对接，是“同理不同轨”式的对接模式，而上合组织作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在中亚地区的制度载体，是能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同轨对接”的。如何协调好两个组织在中亚地区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带一盟”对接中需要迫切处理的问题。

（三）“一带一盟”对接后的中国外交应对

1. 与俄罗斯达成深度的战略协作，推动上合组织顺利转型

2016年6月，普京再次访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更高层

^① Timur Dadabaev,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eg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Asia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 Vol. 23, No. 85, p. 116.

^② Diana T. Kudaibergenova,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egration in Kazakhstan and Kyrgyzsta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6, Vol. 17, No. 1, p. 3.

次。当前，俄罗斯遭遇地缘政治危机，需要中国给予支持。在“一带一盟”的对接中中国处于较为主动的位置，在议题设置、项目计划安排、多边合作沟通上要发挥优先作用。中俄需要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之上同中亚各国达成原则性共识，迅速在中亚地区展开务实合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投资和贸易互动，积极落实一些大项目，充实上合组织平台的经济合作内容，推动上合组织的快速转型。

2. 支持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元领导

尽管上合组织遵循的一致原则赋予6个成员国以平等的决策权，但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更多地受到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影响^①。以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往往被俄罗斯误读为主导中亚地区事务，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存在构成挑战。而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是历经金融危机的中亚国家所迫切需求的，也是遭受美欧制裁的俄罗斯所期待的。中俄应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之上管控上合组织内部的分歧，完善上合组织内部机制建设，推动上合组织多元领导模式的形成，支持中亚成员国设置地区经济发展议程，并给予相关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一带一盟”对接需要重新理顺三对关系：中俄关系、中俄与中亚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中亚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中俄两国在涉及中亚的具体事务上应支持中亚国家在具体问题领域发挥主动性，建立“问题领域”多元领导机制，给予中亚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3. 重启经济一体化议程，支持上合组织框架内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顺利对接

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经历15年的发展，在贸易领域呈现市场主导而在投资领域则表现出制度主导，但总体而言是相对落后的^②。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经济事务的介入是警惕的。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国可通过以经济优势在欧亚经济联盟获得的身份，深度参与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中国应倡导共生思维，促进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顺利对接，共同参与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共建的核心，努力提升两个组织

^① 曾向红、李廷康：《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学理与政治分析》，《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

^② 朱显平、邹向阳：《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一体化：进展与动力》，《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3期。

的合作水平。同时，中国应做好相关利益补偿工作，在介入中亚地区经济事务的同时，提升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避免因观念和利益的分歧而降低相互信任水平。

● 试析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障碍

张艳璐（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凭借地缘优势，中亚得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连接欧亚、沟通东西的天然桥梁；成为地缘政治家眼中可以控制世界的大陆岛；也因此成为大国竞争的演武场。自“冷战”结束后，中亚长期是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地区之一。域内和域外国家针对中亚所提出的一体化计划层出不穷，并呈现相互竞争的态势。与此同时，在嘈杂的一体化呼声中也夹杂着追求民族独立的“去一体化”声音。这些情况叠加最终导致中亚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不仅严重阻碍了区域内各国的发展，也威胁到全球的安全和稳定。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在各国间相互依赖与互为条件不断加深、共同利益广泛存在的背景下，以保证各国独立发展为前提缓解和消除一体化过程及其恶性竞争所带来的问题成为当今中亚一体化进程推动中的关键。为此，中俄两国领导人率先作出了大胆的创新性尝试，在2015年5月8日的莫斯科会晤上共同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试图通过建立一套具有创新性并切实可行的战略对接合作机制来实现中亚，乃至欧亚区域内一体化进程的整合，从而达成保证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①的目标。

目前，尽管“一带一盟”对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②，且战略对接的合作模式也得到了机制区域内各国的广泛认同。但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那样，当议题在国际层面上互相独立地处理时，从简单的官僚政治意义上讲，将它们安排在一起处理常常是困难的。加上成员国政府内部出现对这种协调行为的抵抗，协调不同国际组织的政策注定是困难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5年5月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509/c1002-26974448.html>

^② 这里的客观条件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行动原则上的相近性、在战略目标上的一致性以及在框架思路上的互补性。